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八

列傳

宋一百二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
金人來侵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
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圍京師若海謂河
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屬康王起兵相
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
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
欽宗用為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桌執異議以道梗

為辭不果遣京城失守二帝北行袖書抗尼雅滿請存
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
蚤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
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
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
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
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
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

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浚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

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

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
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
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
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畧善用兵
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
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
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
湖北帥司參議知道州陞辭得對帝曰久不見卿卿向

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畧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沉有度恥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名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藍山縣丞縣闕令

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撫諭使張匪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敝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趨武溪南

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金人侵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為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

召入對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
為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
歸省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
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
糴軍餉及陳諸路網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
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還軍器監尋改大理少
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尤明於治獄獄為之
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

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
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
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
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
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
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
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邊淮
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郎以專餽

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
運直入贊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
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
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間以為內固
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帝勞師江上及駕
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
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斥堠攻守之備理
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既受禪運

亦請老以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授廣
東經畧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鄱大饑運首發粟二
千石以賑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
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
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
官為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為辟府正遷博士改宣議郎
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為學者

師募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
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書郎進著作
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
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進左
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
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
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
兵馬都監節制管内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
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帝
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
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
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
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
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
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

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數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

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

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
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
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闕上辟寘幕府用舉者
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
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
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
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
役期久近為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遷宗正寺主簿

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

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熊劉焞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寔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谷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

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
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為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
劾景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
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
為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朱熹在經筵持
論切直小人多不便潛激帝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
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
居次請代之逢吉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

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
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帝曰朱熹言多
不可用逢吉曰熹議桃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
其不可用寢失帝意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
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
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冑去龜
年復以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
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

罷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帝行禮畢駕興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斂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宥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即言於帝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汙閤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宥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

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
求言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
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為亂郡僚相繼引去
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為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
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
自穎始久不遷及奏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帝猶
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

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逮事
之文穎定議解官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
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
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
始出穎屢疏請帝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
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冑用事穎侍經帟
帝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
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

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
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頴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
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頴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
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頴家居久之起知衢州
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
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侂冑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
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帝歎曰卿為權臣沮抑甚
久頴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

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
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攷訂
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
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
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畧曰世道反覆已
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
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
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
任無為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冑柄國氣焰
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
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冑罷為奉常
請外以祕閣修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
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
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
率儉節縮浮苛糧餼時斂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

戶部侍郎佀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
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
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頴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
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頴
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閣
免由是知名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
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為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及陳峒反所擒賊多頴計策佐上其功曰
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
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疏浚水湖以泄吳松江一
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
冤澤物為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
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稅
不報頴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
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

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頴因接伴金國使入對言
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為軍帥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
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
無知此弊者頴究覈得之以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
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為都釀抱淨息
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
如負販狀頴以為失王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
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頴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

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
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累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
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
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
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
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
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
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

論日興頴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頴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頴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頴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

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頴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頴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為秘書郎韓侂冑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

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
言嗾御史徐枏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
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冑已誅尚書倪思舉
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
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
矣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
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
諡文肅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累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祕閣知婺州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

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
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
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
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
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行之
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
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
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

犀利城壁未繕脩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

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弊皆大臣所當執奏迫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

存亡之憂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被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

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
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
奔迸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以身率先服御飲宴一從簡
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
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

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
金繪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
給中仍侍講擢諫議大夫兼侍讀言邊事當增兵防扼
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
難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
檄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
守元約可也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嵩之職
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

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變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

良者斥諂諛者用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可懼也
獨運密謀之意勝虛心咨訪之意微可懼也外患未弭
內患方深可懼也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可懼也其它禍
幾亂萌不可悉數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
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出通判湖州致常平弊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

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
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
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
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
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剏築橋梁丁
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
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為代輸三萬五
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

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
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
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饑者予粟病者
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
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
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
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
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迄

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
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
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
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為諱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
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
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
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
始詞甚切直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

至詣學宮講說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荆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為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

復舊例丁米錢久為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
請以廢寺租為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
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
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祕
書少監入見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
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遭
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
陛下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

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兼中書舍人時
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
力者頑不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
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
最不悅又嘗講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
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
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
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

父彌忠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甫復奏論誥命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迺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臧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清臧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

事甫奏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史與甫竝召而清史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史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

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責邊閫遣

回敵使

按甫奏備邊四事宋史本傳脫載責邊閫回敵使一事當時蒙古使窺覘虛實久未出境故疏

及之今據甫所著蒙齋集增

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

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楫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

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
一月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
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
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
至甫條十事至為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
贈通奉大夫謚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
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
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黻又率諸生上書其畧曰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

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
阱以洩忍盜官爵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憂容而陰
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
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
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
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
不察此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
子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又諫

游幸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前之思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

以為國四年改正字丁父憂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
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
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
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
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侍讀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
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散為端明
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
入海以兵逆散共政將遜相位於是散託宗祀於母弟

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為要人未易知必擇

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

侈俗洩銅鏹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通商賈以損米價
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為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
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
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
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
檢討編修官兼權攷功郎官擢右司諫首論侂冑以預
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
姦心逆節具有顯狀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誠取

侂冑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右丞相陳自强姦儉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嫺郭倪郭僎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讀方侂冑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居安

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冑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竝用乎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

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羣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為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瘐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

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柳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兵四劫江西列城皆震朝廷

調江鄂之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
吉守率師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遂以居安為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
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居安督戰于黃山勝
之賊始懼走韶州為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以祠去
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
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
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

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
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
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
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
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
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
與兄世祿俱叛乃密為方畧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
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

蜀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
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
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
方受寶皆賀入對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
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
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
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
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

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邱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劒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

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
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
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

三百九十九至
四百二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九

列傳

宋一百三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卓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
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

始授潯州司法叅軍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
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寃於豪民逋
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
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
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
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
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
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概通判邕州守武

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
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
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厯所部至浮
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
凜凜然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
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
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疾
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上澄清錄嶺海用刑慘酷

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
號嶺海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
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
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
果以語頗戢戢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侍郎官
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
之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
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

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
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
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
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至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
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能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
鎮淮兩軍月以三人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浙
東飢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
士卒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首

謀者禽戮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名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

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
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
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琰敗亟修守
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
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啟廟堂
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有警不能疾馳
相救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
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議遂寢召為秘

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
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
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
每嘆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
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
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
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
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

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
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
大才之兵屢衄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
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僅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
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
國於是戎帥協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
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
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

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

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
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
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
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
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
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
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糶
本又慮關外歲糶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

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諫知之大入與之再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

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
聞之頓足浩嘆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
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
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與
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遁入古端
州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俄

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黜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如真德秀洪咨夔魏

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至於敢諫之臣忠于為國言
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晤已
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
召還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
中卓有定見而後獨斷行之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
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
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未
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假使和而

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
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
兩見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
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
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
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
門自此始也帝覽奏嘉嘆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
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廩

祿之餘皆以均親黨卒年八十有二累封至南海郡公
謚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
試為饒州教授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
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
幕府邊事纖悉為盡力邱壽雋代與之為帥金人攻六
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
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

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藉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効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麤金率科鑛戶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餽饟為請于

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
讐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
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
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
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為國患於
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
彌遠死帝親政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帝問今日急務
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

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源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厯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

柄收還掌握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
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
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
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
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
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
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
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變

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
令內職任之官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
講讀說書之選容夔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
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
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
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弊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容
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
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擢殿中侍御史會

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
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
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
深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成俗化
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
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帝在位踰一紀
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
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

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
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愨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調
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劍南東
川節度判官召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起居舍人韓侂胄
議開邊奕遺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
暑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
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

宣撫司節制或為叅謀廟堂之議外庭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勸勦賊吏永廢勿用特與

放行以啟僥倖者宜加遏絕所言皆仇冑所不樂也蜀

盜既平以啟居舍人宣撫四川

按宋史職官志宣撫使統護諸將以二府大臣

充宣諭使以從官為之奕時為起居舍人應是宣諭本傳宣撫似誤

奕謂使從中遣必淹

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為指無以慰

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

執政趣受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

將奈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弊歸俘擄或可耳
外此其可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
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遇甚
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奕還內方射奕
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
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於我權
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
成以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

比年上下以言為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
且不得盡況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
出宜加裁制夏早詔求言夾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
於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
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
不以為灾乎又曰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
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王璿進狀不實
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時應詔者

甚衆奕言最為剴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
叅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
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遷吏部侍郎兼權給事
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
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賸之加楊次山少保
永陽郡王奕䟽言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又言
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䟽入不報奕遂卧
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

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
叙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人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
司窮治其事夷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迁安邊司
夷酋王桀浮桤木萬計入賈夷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
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
問夷夷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
也夷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恙安子文若此乎
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

之言於是異論頓息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
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為浮梁
作堤數百丈民德之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
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
二萬為十縣民代輸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亟請速選
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
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
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

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數月特復元官
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
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
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
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
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已去乎起居舍
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之奕天性孝友
送死恤孤恩意備至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戢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繪袞壘譬曉降之鄭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之居仁以廕授鉛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

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彎弓夾
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祀天寒且醕此觴觀者壯
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疆賞轉
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祀秉國柄居仁忍貧需
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
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
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徙主軍器監簿
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

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秦陛下銳
意恢復繼乃通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
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歷
遷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
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
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
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
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至郡告以天

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
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
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贏以
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滿邦人挽留由
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編類隆興以
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
飭有以倣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
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勲

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勾於市軍士解體乞加
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嘉之會駕
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留
為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
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
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
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為
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

藏諸庫居仁親視案牘有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
難之居仁退疏其寃狀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
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假吏部尚書使金還
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
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通負實以
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
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為夫
人居仁繳奏帝喜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

要令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
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
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
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
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
築長堤扞扛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
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飢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
巨萬計代輸畸令謫稅有同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

欽定續通志

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
有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以誠
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詔
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皆卓所
草也為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勾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

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於朝迺謚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翰官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字積官至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為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菑弭菑之道為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

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閭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為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為著作為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為言官帝獎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

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
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為時相史
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出知
温州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
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
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
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
三月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

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
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弼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
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
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為
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濮斗南王
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
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
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

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
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為慮遂感末疾居亡何
遂卒特贈四官謚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
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
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九